

亞行玩數字遊戲 8.17億國人階層大躍進

被中產難掩中國收入結構之痛

中國的中產階層究竟有多大比例？近日，亞洲開發銀行發布了一份名為《亞洲和太平洋地區 2010 年關鍵指標》的報告，據其提出的標準來估算，就絕對數量而言，中國的中產階級人數為 8.17 億。記者採訪後發現，對於這份報告，多數學界人士並不認同，並認為在持續的通脹壓力下，中國的中產階層非但沒有壯大，反而有「下流化」的趨勢。專家指出，中國若能在實際的改革中打破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，於制度建設上實現突破，或能實現向「橄欖型」社會轉型的目標。 商報記者 顧安



亞洲銀行的標準是，只要每人每天收入超過 4 美元，消費 2 美元，就是中產。換算成人民幣，也就是每月收入一千元就是中產，那麼農民工也是中產了，中國 80% 的人都是中產。這說出去誰都不會相信。

近日，亞洲開發銀行發布了一份名為《亞洲和太平洋地區 2010 年關鍵指標》的報告，其中一個章節名為「亞洲中產階級崛起」。

報告數據顯示，2008 年，亞洲中產階級人數達 19 億，佔亞洲人口總數的 56%。這一比例在 1990 年僅為 21%。就絕對數量而言，中國中產階級人數超過亞洲其他國家中產階級人數總和。印度中產階級人數 2008 年達 2.74 億，約佔人口總數四分之一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亞行的這份報告，將中產階級定義為「每日消費 2 美元至 20 美元的人群」，這是個遠遠低於西方的標準。如果按照亞行提出的標準來估算，就絕對數量而言，到 2030 年，中國的中產階級人數將達到 8.17 億。

無獨有偶，在這份報告發布前一個月，號稱「全球領先」的歐睿信息諮詢公司就已經發布了關於中產的「好消息」。其研究顯示，到 2020 年，中國的中產階層將達到 7 億人。

其實這個「積極的展望」了無新意。2007 年，國務院新聞辦就曾報告指出，預計到 2020 年，全國一半以上人口將進入中產階級，這個比例結合 2020 年中國人口總數將達到 14.5 億人的預計，差不多也能得出 7 億這個數字。

對於亞行這份報告，不少接受本報採訪的人士均表示質疑，而質疑的焦點正是對於中產的界定標準。

「我從來沒有覺得自己會成為中產階級。」就職於深圳某網絡公司的趙先生對記者說，「我每月薪水 6500 元，現在房價這麼高，每月的房貸就花掉了一大半工資，所以把我劃到中產階級的很意外。不僅是我，公司裏收入差不多的同事都覺得自己根本算不上中產。」

供職於某廣告公司的胡先生表示：「我不知道亞洲開發銀行為什麼要這麼設計評定標準，我的概念當中，中產階級每天消費應該不止這點錢。我認為在不怎麼節約的前提下，除去正常的吃住行消費，每月還能存一半的錢，這個在中國才是中產階級，但是這樣的人並不多。」

顯然，在房價飆升的年代，突然冒出如此之多的中產，很多人的確非常不適應。他們仿佛一夜之間在房價面前「被消失」，又在一夜之間「被中產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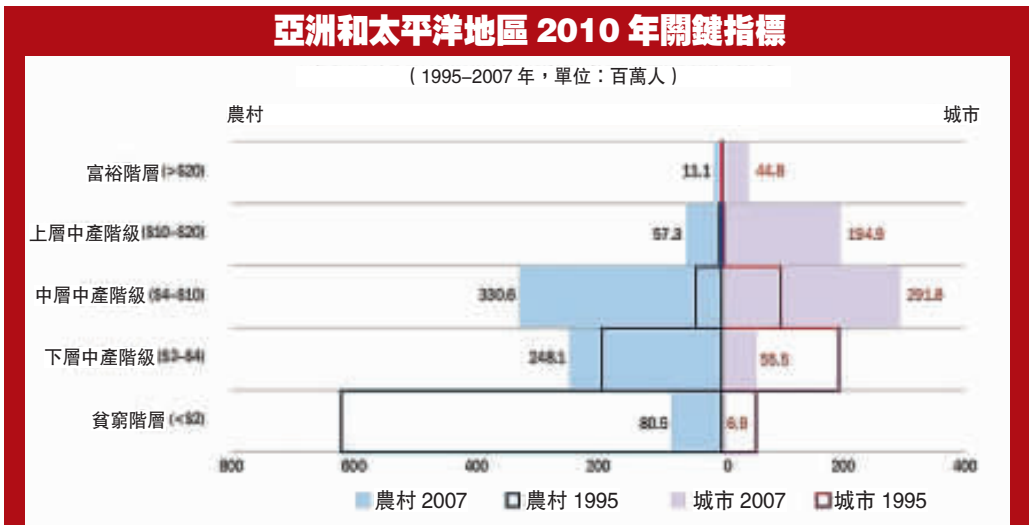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師範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李實教授表示，中國對「中產」的概念至今沒有一個定論。「如果按照西方發達國家的標準，那中國只有很少的人才能達到中產。亞洲銀行的標準是，只要每人每天收入超過 4 美元，消費 2 美元，就是中產。換算成人民幣，也就是一個人每月收入一千元就是中產，那麼我們的農民工也是中產了，中國 80% 的人都是中產。這說出去誰都不會相信。」

他認為，之所以會有人達到一定收入，取得一定職位後，還認為自己不是中產，那是因為「中產階級」具有多重概念，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個標準。「這也是在沒有統一標準之下的普遍問題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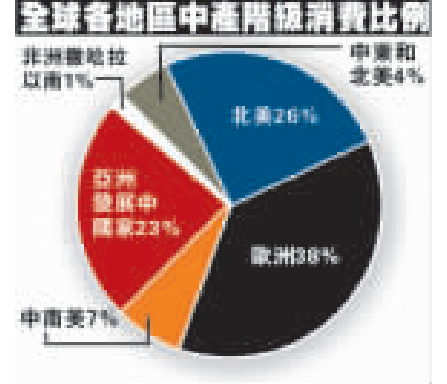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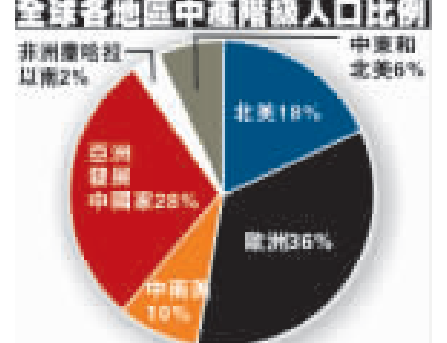
報告預計，到 2030 年，亞洲年消費總額將成長八倍，增至 32 萬億美元，約佔全球消費總額的 43%。

相比之下，西方消費者在經歷過去十餘年的「借貸消費」熱潮後，眼力求削減個人債務，增加儲蓄。這意味著他們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已經縮水。

亞行首席經濟師李鍾和認為，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，亞洲從世界經濟蕭條中復蘇



日均消費額	1995	2002	2007
少於 1.25 美元	23.9	11.9	1.7
1.25-2 美元	20.5	16.5	5.1
2-4 美元	37.7	34.0	23.4
4-6 美元	12.4	18.7	21.5
6-10 美元	4.8	13.9	25.5
10-20 美元	0.7	4.7	18.7
多於 20 美元	0.0	0.4	4.1
2-20 美元總計	55.6	71.3	89.1
城市	83.5	92.3	91.3
農村	27.7	51.8	87.4



收入分布呈倒丁字型 高房價令內地中產「無產化」

中國 1% 的家庭掌握了全國 41.4% 的財富，是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。中國的中產階級在高房價壓迫下正在「無產階級化」。沒有中產階級，又怎麼會有社會消費和「內需經濟」？

或許由於「每天支出 2 美元」的界定標準下限過低，亞洲銀行在其報告中將中國的「中產階級」同時作了劃分，分為「底層」、「中層」、「高層」三類。其中，有 3.03 億屬於底層中產階級，屬於剛跨過貧困線，立足未穩的人群。亞行亦發出提醒，若遭受戰爭、重大自然災害或又一場金融危機侵襲，這些人可能重陷貧困。

儘管亞行所界定的中產階級標準線極度脆弱，但是在內地不少學者看來，中國現階段連「中產階級」的雛形都遠未形成。李實在接受採訪時指出，從人口比例來看，中國的收入分布情況不是「橄欖型」，而是「金字塔型」，並且是一個底座非常龐大的金字塔，低收入人群是整個社會中很大的一個群體，超過 70%。

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、經濟學家周天勇則把中國的收入結構形象的比作「倒丁字型」。在他看來，高收入到中等收入者的分布形成一條豎線，而低收入階層是下面的一條橫線，這種收入分配狀況甚至比金字塔型分布還要糟糕。

「金字塔型分布中，中等收入者比重還多，從金字塔型轉為橄欖型，完成起來容易些。而現在我們從倒丁字型轉為橄欖型，任務更加艱巨。」他說。統計數字也支撐了這種觀點：根據世界銀行的最新報告，中國 1% 的家庭掌握了全國 41.4% 的財富，財富集中度遠遠超過了美國，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。財富的高度集中和兩極分化表明中國的社會結構嚴重畸形。

界定標準各異 中國尚無權威定義

記者了解到，世界上各個組織對於「中產階級」的定義完全不同。其中，世界銀行將中產階級的標準定為「年收入介於 4000 到 1.7 萬美元」，也就是 2.7 萬人民幣到 11.5 萬人民幣之間。美國通常的定義，是年收入介於 3 萬-20 萬美元，也就是 20 萬到 136 萬人民幣。

而印度也自稱是中產階級國家，其標準也是 6 萬，但既不是人民幣，更不是美元，而是盧比。在阿根廷，家裏有書架就是中產，泰國研究者為了方便起見，乾脆將中產階級歸納為「帶著手機的烏合之眾」。

事實上，中國至今沒有一個權威的「中產階級」的定義。2005 年，國家統計局曾公布一份調查結論：「界定中國城市中收入階級家庭收入的標準為 6 萬元-50 萬元。」

此外，今年 7 月，由北京工業大學和

中國社科院社科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的《2010 年北京社會建設分析報告》認為，按照收入狀況，中產階級平均月收入為 5923.18 元，中產階級家庭平均月收入為 10007.96 元。這是中國僅有的兩次對「中產階級」所作的清晰的數字化界定。

對此，李實教授表示，如果按照收入來劃分，所謂的「中產階級」肯定是存在的。「因為在社會收入的分布曲線中，總會有一部分人的收入處於中間。在我看來，如果要衡量是否是中產階級，用收入、職業和生活方式同時做標準會更準確一些。」

南京大學社會學院院長周曉虹表示，中產階級在國外指的是中間階層 (middle class)，不單純是一個財產性的概念。「以財產作為衡量指標，只是反映了中間階層的財富狀況，並不能說明其社會地位及社會影響力。」

周曉虹曾領導課題組在北京、上海、廣州、南京等大城市進行有關中國中產階級的大型調查。他認為，認定中產階級應有三項標準：一是月收入 5000 元人民幣；二是職業為事業單位管理或技術專業人員、黨政機關公務員、企業技術人員、經理人員、私營企業主；三是接受過本科及以上教育。

從國際經驗來看，中產有幾個判斷標準，一是有穩定的收入來源，保證相對衣食無憂的生活；二有穩定的保障；三是心態比較平和，心理比較保守，高度認同主流道德、倫理觀念和社會、文化秩序，有公共精神。

可見，中國要想進入中產社會，答案與方法似乎並不難以尋找。關鍵的關鍵，還是在實際的改革中，打破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，於制度建設上實現突破。

專家：亞洲中產難成消費中堅

借鑒：日本中產如何煉成？

的勢頭更猛。「亞洲中產階級的規模和購買力正迅速增長，將成為全球經濟調整中越來越重要的一支力量。」李鍾和認為，「儘管亞洲中產階級同西方中產階級在收入和消費上仍存在很大差距，但其消費總額增長非同尋常。」

對於李鍾和的樂觀預期，李實表示，近年來，隨著中、印等亞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，西方社會將「填補美國內需空白、拯救世界經濟」的厚望寄託在隨之壯大的新興「中產階級」身上。「事實表明，西方的感覺是錯的。這些所謂的「中產階級」的消費能力和在拉動國內需求方面的表現都值得懷疑，更別提對世界的貢獻。」

在他看來，西方用自身的價值觀來套用中國的情況本身就是非常片面的。事實上，被視為消費中堅的中國「中產階級」正面臨尷尬，在房貸和通脹壓力以及經濟下行造成的心理壓力下，這些人更多地保持著觀望保守的消費態度。

在戰後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，日本逐漸形成了總體構成穩定、貧富差距較小、涵蓋絕大多數人口的中產階層，成為其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中堅力量，也為其贏來了「一億總中流」的聲譽。

日本中產階層是在戰後經濟高速發展時期逐步形成和擴大的。在這一過程中，日本政府採取的若干政策起到了關鍵作用。

首先，日本政府及時提高工資階層收入及生活水平，注重分配公平，讓居民享受經濟發展成果。在日本，行業和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並不懸殊，其工資制度非常重視公平，兼顧效率，少有「暴富」階層。

其次，日本建立了相對穩定和良性互動的勞資關係。日本企業通常採用終身僱傭制和「年功序列」工資制度，保證了工薪階層有良好的收入預期，也給工薪階層帶來了較穩定平和的心態。另外，政府在醫療、教育和居住等方面也消除了中產階層的後顧之憂。

日本的經驗表明，中產社會的繁榮根基在